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6 1941

T9299/8125(66)

帝王續興門三

太統篇

南宋高宗興臨安章

閏位續興門

南北朝篇

梁元帝興江陵章

五季篇

北漢世祖興晉陽章

僞命復興門

晉末僞主篇

後燕慕容垂復興中山章

學海君道部中興類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九十八

中興類

帝王續興 三

大統篇

南宋高宗興臨安章

高宗皇帝諱構徽宗第九子也初封康王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大觀丁亥五月生八月授定武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封蜀國公戊子封廣平郡王為開府儀同三司癸巳進
太保辛丑封康王

欽宗靖康元年 丙午春正月金幹离不圍京師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
昌為質二月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還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金幹离不圍汴京帝命李悅使金軍議和金人邀宰相親王爲質
李綱言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帝不聽召康王諭旨康王慷慨請
行遂以少宰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康王
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金帥幹离不畱之二月姚
平仲夜襲金營欲生擒幹离不取康王以歸夜半平仲兵敗幹离
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
金人異之乃使王訥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宋史曰幹离不疑其非親王更
請肅帝復命肅王樞爲質於金康王與張邦昌乃還八月金人分
兵復陷太原真定帝命尚書左丞王寓副康王使幹离不軍寓辭
不行貶新州安置命馮澥代行十一月王雲至真定幹离不軍使
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絡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

乃議和會幹离不粘沒喝亦使王訥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
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康王遂不行及雲還言金
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

張氏曰高宗還天意也

冬十一月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
還次相州

金帥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至河上與宣撫折彥質夾河
而軍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學士副康王使幹离不軍許割
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八字康王由滑濬
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
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

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康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康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离不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蹤跡康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康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上康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岳飛亦因劉韜見康王令招賊吉倩倩以衆降康王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康王必至金無復還理

閏月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閏月粘沒喝軍至京師城下帝被甲登城金人攻城益急殿中侍御史胡康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

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桌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康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邁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康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是月金人陷京城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命桌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於東平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河見康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康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

帝王續編 卷三
會密詔金人議和可屯兵近甸毋輕動宗澤請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伯彥難之勸康王遣澤先行康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周氏曰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東平譏之也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何如耳康王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旣受大元帥之職又領速入衛之言父兄受厄危如纍卵義之所當勇者况諸將奮發兵威稍振王宜斷以大義帥師解難以舒父兄之憂可也夫何惑汪伯彥之邪言違宗澤霖之正議怯懦恐懼僅次東平於戲宗社之厄勢猶倒懸金虜之讐豈不北戴天康王豈忍視宗社倒懸而不解金讐戴天而不報哉直書于策

深譏之也

二年_{丁未}春二月康王構次于濟州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粘沒喝留不遣又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康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康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詔自汴京至命康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康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康王遂如濟州旣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康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

周氏曰觀此則康王誠無意救君父之難者矣是時車駕蒙塵

宗社震恐此正臣子憤惋激切奮不顧身之日也四方征鎮擁兵自固未聞有勤王之師康王有兵八萬戰將數員又非力寡不敵之比當斷以大義獎率三軍北向一決子弟之衛父兄亦職分之宜然耳康王何故去年次東平今年次濟州優柔不斷坐失事機安忍視君父宗社之危而不急救之乎嗚呼是無惻隱之心矣故直書次于濟州所以深譏之也

高宗建炎元年

丁未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金人立張邦昌爲帝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張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呂好問謂張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知淮

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誓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叅議官子崧又移書訶斥張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旣而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

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庚午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謝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寶命克家還京辦儀物俾主嗣統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闕下旣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間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

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不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川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康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康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旣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康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康王至應天府邦昌來見

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勸進者益衆康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皇帝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子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梁師成子孫更不收叙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周氏曰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高宗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比狩四方盜賊竊發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高宗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晉康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漢高爲比而擬議之哉其與光武昭烈晉元書法同

張氏曰康王即位于應天出於衆心之願戴其亦趙氏之碩也惜乎中興之業偏安一隅惟延餘息而已竟不能如東漢之光復舊物可勝嘆哉

羅大經曰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而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昔至論今二聖蒙

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奮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以宗澤知襄陽府

宗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靖康中御史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

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疆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周氏曰秦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難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程頤子傳曰無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無常秦也無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秦之時不敢安逸常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無咎高宗處艱難危懼之時正宜聽言求治之日則石可傾而秦可保也奈何寵信姦邪不從讜論是豈難貞者乎

前宗澤以力陳興復大計見沮黃潛善而出守此張所以言事剴切見忤黃潛善而安置則罪之非公可見矣高宗親履艱險尚忌忠直安能得無咎而有福哉此君子所以深爲高宗惜也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傅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傅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立沿河江淮帥府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

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

河鱗次爲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周氏曰嗚呼宋金世讐其勢不俱生夷夏異趨其勢不兩立况退避之與進取其義有二進則示之以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讐耻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墟讐耻日忘是以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高宗身負大讐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矣

張氏曰甚哉高宗之怯懦也旣有宗澤忠勇智畧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姦佞之讒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宗怯懦之志素與潛善等合由是一得其策如魚投水若於宗澤剛正之謀則方底而圓蓋矣噫古之君有務偷安之計而忘父兄之讐者其惟宋之高宗乎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

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

秋七月以范致虛知鄧州

時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並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實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畱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楊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亾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

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群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白金

上皇在燕山謂閣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縮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詹約歲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卮言曰此條周張二氏之論皆責高宗以昧仇讐之義失父子之倫愚謂高宗是時亦有不得已也二子之論未當故不錄

八月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蠡起矣殺大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陳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遠罷潛善輩會

撫州潛善遽以語激帝怒乃與東同斬於市

金盡陷河北州郡

冬十二月帝如揚州

十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繕脩城堡招訓民兵

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覲駐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

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荅之

張時泰曰在易益之六四曰利用爲依遷國蓋言國厄播遷之季貴乎因不失其親如周遷依晉邢遷依齊許遷依楚是也今高宗雖迫於強寇內有李綱許翰之運籌決事外有宗澤岳飛之捍邊破敵則高宗之國內有所恃外無所依雖不遷可也且

復還舊物亦有不難者惟其不用謀臣策士而惑于姦邪怯懦
之計甘於遠竄使宋不復振哀哉

此論亦正然興復舊物亦未
易言惟當時不宜罷李綱

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

二年戊申春正月金人陷鄧州京西州郡皆陷

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爲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
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
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
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
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
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金人陷青澠州

二月金人陷淮寧府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

馬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
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詔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使
金人陷中山

夏五月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群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
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
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
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

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
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皆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
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
降詔擇日還京

周氏曰書下還京師喜之也書不果惜之也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

六月秀州軍亂御營統制張俊討平之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平以杜克代之

九月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

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統制

十一月金人陷開德府相州

三年配春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
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壬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
鄺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
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
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
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
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

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楊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追亾太祖神主于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卽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帝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彙以行

張氏曰金陵帝王州也有石頭之固有長江之險六朝皆藉此以固王業然皆不能混一天下者非其地之罪也溺於苟安故也豈杭黑子弹丸之比哉且杭州不過東南瀕海之一郡耳未聞有立國於此而能與復者也高宗何獨取於此哉臣度其意非不欲留金陵也但慮金人之迫近止圖偷安而已使金人乘勝取杭亦惟航海一策耳舍此何能爲哉人謂宋高宗中興實

未足以愜識者之論

帝至杭州赦

壬戌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破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乘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三月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魏國公敷夏四月帝復位

五月帝如江寧

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穀衛太后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帝次鎮江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以張俊爲川陝京湖宣撫使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

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取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
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
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
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
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
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
在川陝浚大悅

六月金兀木大舉入寇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
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死焉

秋七月升杭州爲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饋餉難
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出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徃帝從之遂升杭
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

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制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徃洪州百
司非預軍事者悉從

閏月罷起居郎胡寅

庚寅起居郎湖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
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
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
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恣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

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帝如臨安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澗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卯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冬十月帝至臨安七日復如越州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 十月癸未帝至臨安時兀木分與一自

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遂如越州

十一月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

十月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序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

尊彌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由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凶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已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

越州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

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四年^{庚戌}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帝走温州

二月金兀朮引兵北還夏四月帝還越州

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群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州尋升越州爲紹興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

續元木遂趣江北

紹興元年辛亥夏五月作木宋中興玉寶

周氏曰作不宜作也所謂中興者統緒既絕而能克復舊物如夏之少康斯無愧於中興之名也帝乃徽宗之子乘亂即位天下猶未盡失非如光武兄弟雖爲宗室崛起草萊之比况嗣統至是已經五年播越海濱境土日蹙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而作是玉寶寧無愧於心耶特書于冊譏之也

二年壬子春正月帝如臨安

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四年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詣汴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後

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張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力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事時撻懶兀木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周氏曰建炎以來中國微弱江沱宴安東奔西走迄無寧歲而華夏之氣大沮矣高宗此舉差強人意鸞輿臨江士氣百倍蓋由趙鼎之爲相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次于平予辭也

十二月金兵自淮引還

金齊合兵圍廬州岳飛使牛臯救之金人敗走魏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使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時金撻懶屯泗州兀木屯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木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木等旣去劉麟劉猊豫之子亦遁帝謂

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

五年^{乙卯}春二月帝如臨安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丙辰}秋八月以秦檜爲行營留守

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爲中

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瑕逸而臨安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帝如平江

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癸酉帝次于平江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趙鼎罷

張浚還自臨安趙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自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

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張氏曰大抵進取中原張浚與趙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畧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浚何預焉

卮言曰高宗初以父母在虜不得不屈已以求和及爲金兵所迫播遷海濱乃銳志一戰以求駐足之地既定東南而帝之心復萌矣張浚之計謂由荆襄幸蜀由蜀圖關中由關中圖中原則誠美矣獨不可由臨安幸建康由建康圖江淮由江淮圖中原乎當時所以不能恢復者帝始忌父母之被辱而求和不已終徇於和議之便而偷安一隅亦非地利之失也

七年丁巳春三月帝如建康

冬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浚復中原不報

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戊午春正月

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

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

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癸亥帝發建康

張氏曰異哉趙鼎之見也向嘗建築以爲越不可都當都荆襄高宗旣無意於荆襄則建康不猶愈於臨安乎

二月帝定都臨安

戊寅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周氏禮曰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蓋起於西北然後可以控制東

南起於東南則非可以恢復西北况臨安僻處一隅初非用武之地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寧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讐

本紀贊曰昔夏后傳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于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於金高宗續圖於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而有異焉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蕭王琅琊皆出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帝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帥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乎難哉其始惑於汪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覓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擊切齒帝方偷安忍齒匿怨亡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九十九

游泳編

中興類四

閏位續興一

南北朝篇

梁元帝興江陵章

世祖元皇帝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甲午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初爲寧遠將軍
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丙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
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壬子進號平西
將軍乙卯進號安西將軍丁巳進號鎮西將軍己未入爲安右將
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庚申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

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丁卯梁武帝中大通五春正月梁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湘東王繹為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廬陵王續代繹刺荊州繹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繹懼送李氏還荊州自此二王不通書問續卒繹聞之入閣而躍屨為之破史言繹續生無友于之情詔以繹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戊辰梁太清二冬十月蕭正德引侯景圍臺城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侯景反壽陽臨賀王正德叛引景兵渡江武帝命宣城王大噐將

一軍羊侃督軍禦之正德引景兵圍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乙

丑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

刺史岳陽王啓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

兵入援巳巳繹遣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十

二月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人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

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丙辰衡州刺

史韋粲與其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等合軍屯新林援軍大集緣

淮樹柵侯景亦於此岸樹柵以應之仲禮堅壁不出景亦引退繹

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畱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泥

等三上牋請畱答教不許湘東王繹非有自將入援之志也陽為不許耳

劉氏曰書遣兵何罪繹也則曷為罪之君父在難為之子者宜

身親奔命如救頭然而止遣兵其罪大矣

己巳春二月梁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救止援軍湘東王繹次于武城

正月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韋粲軍失道爲景所敗粲死焉仲禮救粲與景戰于青塘大破之仲禮被重瘡幾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不復言戰矣甲子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二月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

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三月景陷京師世子方等諸軍俱退柳仲禮等入城先見景而後見武帝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庚午詔征鎮牧守皆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

尹氏曰前書繹遣兵赴援至是已七閱月方書次于武城武城郢地耳其去臺城凡幾百里又可以見繹坐視君父不救之意矣梁主內有子如綱外有子如繹雖欲不亡得乎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慥

初朝廷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譽譽至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

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自洞庭至江陵沂江而上故曰上水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答繹懼鑿船沈米斬纘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凶慥殺之四月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掘塹三重而守之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譽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譽使自行譽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譽以他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譽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譽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譽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譽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纘逃入西山譽使岸將兵追禽之荊州長史王冲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

尹氏曰是時臺城既破梁主淪沒賊手此正臣子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繹前此緩于赴援罪已不可勝誅今既噬臍無及猶當竭力以致死庶幾少雪前恥而乃從容人鎮略無惻袒君父之心此何理哉綱自上書景陷臺城此書繹歸江陵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五月武帝為疾景憂憤成疾丙辰殂太子即位是為簡文侯景出屯朝

堂分兵守衛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穰受高祖密詔徵兵以

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官如

故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攻湘州河東王譽擊之方等敗死

湘東王繹娶徐妃生世子方等妃多失行故方等無寵及自建康

歸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泣而退繹怒疏

其穢行勝於大閣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昭明太子之子驍

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

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

軍至麻溪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方矩收餘衆還江陵

秋七月梁湘東王繹使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

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

繹求申期繹疑僧辯觀望案劔斫之送獄幾死丁卯鮑泉獨將兵

伐湘州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棹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

敗于橘洲在長沙西南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答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衆

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

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譽至江陵作

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譽軍氣沮繹與新興晉屬荆州

太守杜弼有舊密邀之乙丑弼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

部降于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荅母龔保林登城拒戰荅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計荅至襄陽岸犇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偕行僧辯使重權宣令鑠之泉爲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荅乞師于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二月魏師進次石城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十一月岳陽王荅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殺之荅旣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郡人安都等帥衆歸之霸先

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

節度庚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以爲交州刺史

庚午

梁簡文大寶元

春二月魏師進次石城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魏將楊忠圍安陸獲柳仲禮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荅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澧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劉氏曰書次緩辭也書請盟卑辭也繹君餓死而不之讎君兄在難而不之救日夜攻湘州攻襄陽動干戈於同室及魏師少進未深入也則送質求和甘心焉綱目書次書請盟所以

病繹也

夏四月梁王僧辨克湘州殺河東王譽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蕘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與過惡不赦且曰營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却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

旦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為長沙王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王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是時惟荆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未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犇江陵魏丞相泰使册命岳陽

王啓爲梁王陳霸先修崎頭古城徙居之繹以霸先爲豫 刺史
劉氏曰繹前書移檄遣兵矣於是復書移檄何譏也臺城之陷
餘一年矣高祖之喪且周基矣然後發喪移檄遠近而終不聞
出一兵殺一賊是誠何心哉綱目削其發喪再書移檄若曰徒
能移檄討之云爾是故睿無北伐之志則書曰 檄北征繹無
急讎之義則書曰移檄討侯景高駢無討賊之心則書曰移檄
討賊

秋九月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

尋陽王大心以江州降齊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

繹惡之

惡綸由此兵力益彊將不利於已也惡烏路翻

八月甲午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

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州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

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磧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

書責僧辯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與磧自倉門

登舟北出僧辨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爲尚書令開府儀同三

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收散卒屯齊昌

遣使請和於齊齊以爲梁主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

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廬陵王心爲江州刺

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

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遣兵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

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任約遂據西陽武昌裴

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寧

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為武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子人奉牋曰竊以嵩嶽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南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為寶聖教辨方脊名與噐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王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為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且夷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齷氣親蕃外叛釁均

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豉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纒命戈船底定濤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薶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禰文明光大豈可微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容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

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苻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湘東王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剪寤寐痛心周粵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鷺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噎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會南康王會理謀襲建康景引兵還

辛未春三月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承制

湘東王繹遣將軍尹悅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二月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陳霸先遣杜僧明擊斬李遷仕於南康湘東王繹使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州在武昌西已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劉氏曰齊以何病繹也繹為梁宗藩不急父兄之讎而甘心齊命是齊鄙也無恥甚矣故特書齊以深病之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閏月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

營四月侯景聞江夏空虛使宋子仙任約由淮內襲郢州刺史蕭方諸行州事鮑泉以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子仙猝至禽泉等送于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于景

五月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

湘東主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畱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

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

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

湘東安能料敵如此當時作史者為

之辭

耳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勣自武陵引兵

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千一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

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

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垂城固守壬戌景眾濟江百道攻城

城中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

返皆捷岳陽王譽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

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眾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

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

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

馬五千頓澧水待時進軍營聞之召其軍還五月侯景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死傷大半湘東王繹拜胡僧祐爲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植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璿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留丁和宋子仙等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任延和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

梁王僧辯克郢州獲侯景將宋子仙殺之

湘東王繹進王僧辯胡僧祐等位號復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旣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成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甲子宋子仙等困感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僞許之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進軍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江安侯圓正武陵王紀之子也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

尹氏曰蕭繹安忍無親不務討賊專以忌克殺戮爲事武陵人

援雖曰失之賒緩然圓正則未見其罪繹乃設詐而取之遂啓
爭國之禍他日失蜀而後江陵亦不克保皆其自取之也綱目
書誘書執其罪繹之意明矣誘他人且不可况猶子乎

秋七月豫章復爲梁王僧辯克湓城江州刺史陳霸先引兵會之

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
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爲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
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八月壬寅朔
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
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
棄城走湘東王繹會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戊午侯景廢
太宗爲晉安王迎豫章王棟爲主

冬十月侯景弒梁主綱

王僧辯聞太宗殂丙辰上表於湘東王曰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卽
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
竝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篡堯
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狗齊作聖肇有大州高祖武皇帝聰明
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
橫固社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閭闔受白登之
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宸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冤悠
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
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
以十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

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
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
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國家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
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
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
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
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
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一日無主人願陛下掃地
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益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
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
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輓車燒卓照市廓清
函夏正爲瑩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
明闡祚卽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
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侯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
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
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雜可以爲居抗殿䟽龍惟王可以
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王也釋
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菑枕戈飲膽
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
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旣殲長虵卽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
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
辛也赤泉未嘗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

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千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二百餘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並奉牋勸進王猶固讓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臺式哥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室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

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偽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耆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疾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頽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頽涕悒悒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沈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宸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

目在經史 卷一 十五
恥家怨計期就雲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
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
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
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
湛宗族以酌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
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
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來
壘斬姚秦而取鍾修掃坐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
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
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
戚目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悞悞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王又答曰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揚
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粟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
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
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
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歷何以嗣龍圖庶一
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中來議也是時巨寇尚存未欲卽
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璿度函
移玉律屢從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坐陵永遠
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竝斷若
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

侯景將劉神茂以浙東附梁湘東王繹

侯景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暉雲麾將軍元顥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顥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戊寅王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爲中衛將軍以自副以南平王恪爲湘州刺史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等爲都督以討劉神茂侯景篡位稱帝封棟爲淮陰王壬辰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爲郢州刺史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顥李占送建康殺之

壬申春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王馳檄告四方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衆會之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別將王暉鄴通竝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至建康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萬助之

劉氏曰前書遣王僧辯伐侯景矣此復書遣何病繹也繹有他

志不從大寶之號遣僧辯等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
集綱弒棟廢始遣東下蕭繹之心可知矣綱目再書繹遣所以
誅其心也

尹氏曰亂臣賊子有爲逆亂之惡而不顧者亦有假逆亂之惡
因以爲已利者晉趙王倫欲討賈后必待其殺太子遁而後行
之一以重賈氏之罪一以去太子之逼故未幾而肆其篡逆此
則因之以爲利爾蕭梁禍敗宗社覆滅蕭繹舉兵名義甚正然
自赴援至今未聞遣一兵馳一騎勇于討賊必至父死兄弒始
克進攻蓋其包藏禍心欲借賊手以去其逼初不爲父兄而討
賊也繹之處心積慮如此故未幾而有江陵之禍國祚尋亦殄
絕彼固自爲殄絕之計爾豈必天誅之哉綱目書繹討景文無

貶詞然於分注載湘東王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之事於下始
之一辭可謂推見至隱者也况梁主綱之弒已書於前則此事
屬辭互文見意斷可識矣嗚呼繹之所爲若彼君子尚可以人
理待之乎

三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三月丁丑僧辯至姑孰與侯子璽合戰中江大敗之子璽走還建
康據東府僧辯引軍而前與陳霸先合軍出石頭西北景帥子璽
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之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
北門降僧辯入據之霸先與景戰景衆大潰帥騎東走欲就謝朓
仁於吳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
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

已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
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
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
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禰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
開六合清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忍憤酷
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壩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膽誓衆
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涼義衆
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
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
輒依故實奉修社稷廟使者持節分告坐陵嗣后升遐龍輜未殯
承華掩曜梓宮莫測竝卽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
哭聖情孝友理當感動日者百司岳牧所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旣
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宵然凝邈飛龍可躋而
乾爻在四帝闈云仰而聞闔未開謳謠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
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氏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
功臣光武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
入於姑射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
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
之姿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
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
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
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

再生縱陛下拂衿衣而遊廣成登拊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
 兆庶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壘籬禮曠齊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
 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眾議有曠彝則舊
 郊既復函維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臯門
 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益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
 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駕而赴
 名都具玉鑾而遊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郊
 洛永以為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
 劔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
 御輦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
 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相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二

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睽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
 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
 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長鯨謂侯景岳陽王浚據襄陽與湘東為敵故斥為短狐太
 平王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
 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初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王
 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回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
 別舉人辛卯王密諭將軍未買臣使害嗣主棟及其二弟僧辯遣
 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會侯子
 鑒度江至廣陵元建等以拔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僧辯命羅州

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武陵王紀僭號于蜀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

侯景伏誅

謝答仁聞侯景敗欲北出侯之其黨趙伯超據錢塘拒之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進擊敗之擒彭雋等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爲羊鴟所殺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趙伯超謝答仁皆降王僧辯送王偉於江陵丁巳王下令解嚴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封長寧公陳霸先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等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王特宥之

梁以魯悉達爲北江州刺史

初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招集音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州刺史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彥告于魏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陳霸先王僧辯遣兵救之元建北遁六月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平侯景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

秋七月梁陳霸先圍廣陵不克引還

陳霸先進軍圍廣陵八月武陵王紀舉兵東下王遣護軍陸法和
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曰臣聞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篡高皇之祚無爲彌於革
烏至治表於垂衣而揆亂反正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
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
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明讓同於旦
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
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
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
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彌也自
無妄興暴皇祚寢微封豨脩蛇行菑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
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
神奉玄狐之錄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
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貌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
旣挂膽於西州方燃躋於東市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剗非
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
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封起
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
道星躔東井時破嶠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
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
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瑩菝
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兔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

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跼蹐也
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官斟酌繁昌
經營高邑宋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
應揚鑿旂以饗帝仰鳳宸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去月二十
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爲而弗宰或云涇陽
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啓愚謂天庭少昊非有定居漢
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
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子之玄圭旣錫蒼
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包茅之不貢乎
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歎伏願陛下因百妙
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筮
秦相上德

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李張儀違鄉
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皇華親承
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汗
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
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
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九月南平王恪卒王僧辯爲揚州刺
史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
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南徐州刺史宜豐侯循自
魏還江陵王以循爲侍中十月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以子
方略爲湘州刺史又以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張載至巴陵先據琳
軍羅漢等至軍琳長史陸納及士卒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

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劾載與諸將襲湘州據之公卿藩鎮數
勸進於湘東王

冬十一月梁主繹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王卽皇帝位於江陵詔
曰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 臨莅
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司屬
皇考高祖武皇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
文皇帝地侔啓誦方苻文景羯寇馮凌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
復宗社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瞻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
以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粵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隆寶
歷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晉宋因循以
久朕雖云揆亂且非創業思得上繫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大清六
年爲承聖元年是日梁主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癸酉

梁元帝承聖二年

春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畱蕭撫守成都梁主聞之使方士畫版爲
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荆鎮
已爲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
親也請君計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遣尉遲廻伐蜀

夏四月梁遣王僧辯圍湘州

六月梁復以王琳爲湘州刺史陸納降

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
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

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侯敞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餠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錦綵襦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賞有請事者辭疾不見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敞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

法和又圖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八月成都降魏

尹氏曰殺紀者樊猛何爲以梁主書之梁主密敕樊猛必使殺之而後已猛固繹之鷹犬也前書繹殺豫章王棟亦然繹戕害宗黨若此天道果容之乎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佑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懷御史中丞劉歆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枚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梁主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

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故欲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梁主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梁主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佑等議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以王琳爲衡州刺史陸法和爲郢州刺史

胡氏曰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嘗王之矣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文弑殞所當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兼除祲祧修乏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昭義聲不播第欲保其故有偷爲尊顯率此爲道雖使據百二之勢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本紀論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及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向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踈近御下無術履水弗懼故鳳闕司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畱情政道不怵却說徒

蹕金陵左隣疆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史斷曰元帝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方其京師覆沒君父告危
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不進繼而徵兵湘州少不如意含忍以
就大事可也而遽行骨肉之誅終而儲極嗣位國祚幸存則翼戴
以隆梁祚可也而不稟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帝始終一念上不
在其君親下不在其兄弟僥倖國釁希覲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
賊是以纔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暮寇戎交迫身在漂搖抗掎
之中不思保國之計而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竹殿藏書至十
四萬卷亦愚蔽之甚矣卒之喪師覆旅身就拘囚豈非上靈降鑒
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

五季篇

北漢世祖興晉陽章

世祖皇帝名旻高祖之弟也初名崇

丁未晉天福十二年春二月晉主時仍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夏五月晉

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劉崇高祖知遠之弟也高祖鎮晉陽崇為北京馬步都指揮使高
祖稱帝以崇行太原尹知府事五月高祖發北京以崇為北京留
守以趙州刺史李存懷為副留守河東幕僚李驥為少尹牙將蔚
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六月高祖至大梁改國號曰漢以崇為
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戊申漢隱帝乾祐元年秋八月漢河東節度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正月高祖殂子周王承祐立是為隱帝初高祖鎮河東崇與孔目官郭

昌仁續興 卷一
威有隙及威為樞密使崇憂之謂節度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珙因勸崇為自全計崇從之八月庚申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胡氏曰於是之時劉崇則為跋扈然郭威既立天下為周河東非素有備殆不能守也

庚戌冬十一月漢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十一月隱帝殺宰相楊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至封丘漢軍戰敗皆降隱帝出奔趙村為亂兵所弑威入大梁奏請太后立嗣太后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請以勳為嗣太后以勳廢疾立贊遣使至徐州迎之太后臨朝遣威擊契丹威至澶州而反威至宋州威以太后誥廢為相陰公令郭威監國

辛亥

北漢世祖崇乾祐四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

請相陰公歸晉陽

正月郭威稱帝國號周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

無二心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詔報以湘陰公此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南東

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

正月戊寅周主弒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卽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元爲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謂存瓌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耶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李光美嘗爲直省官頗諳故事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驥立

祠

劉氏曰劉崇稱帝以漢冠之子崇正也

尹氏曰湘陰公未成乎君而書弒者贊固郭威之主也若夫劉崇稱帝卽書于下者又以見崇有紹續本國之意故亦書而及之也

北漢遣其子承勻將兵伐周不克

劉氏曰書伐何漢正周篡也

北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劉氏曰北漢復讐其名近正然以中國求援夷狄則是變而失正矣乞者卑屈請求之意未幾又受其冊命至於會兵伐周然終無益於事亦可以爲借助非類者之戒也

北漢遣使如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稱姪請行冊禮

周夏州附于北漢

契丹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旻

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等共拒之

劉氏曰書伐正也盧芳匈奴連兵入塞則書寇於是契丹在焉則曷爲以伐書建武真人既卽位矣芳以僞昌引夷入伐是亦夷也故書寇劉崇漢統周主篡立事與東漢之初霄壤矣故雖契丹尤得書伐所以深咎周也然則曷爲先契丹漢受其冊也故先之

冬十二月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燒營夜遁北
至晉陽士馬十死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
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

中興類五

偽命復興

晉末偽主篇

後燕慕容垂復興中山章

世祖皇帝慕容垂前燕高祖皝之子也

慕容垂皝第五子也初皝奇其才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
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
遇踰于世子雋由是惡之甲辰正月燕王皝伐宇文逸豆歸滅之
霸以功封都鄉侯乙巳冬燕王皝以霸為平狄將軍戍徒河皝卒
世子雋立趙氏之亂霸上書請伐趙詳偽命分爭庚戌二月雋使霸將

兵出徒河與雋會攻薊拔之三月燕王雋僭號以霸為給事黃門侍郎癸丑冬慕容恪等屢薦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燕主雋以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甲寅四月燕主雋封大得東北之和雋愈惡之復召還雋雖忌垂卒之復燕祚者垂也天之所置其可廢乎晉穆帝升平三年燕光壽二戊午冬燕使慕容垂守遼東燕主雋素不快于吳王垂垂妻段氏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汚垂雋收氏下獄考驗不服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歿于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復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后黜之以其妹妻垂垂不悅雋由是益惡之

四年

燕建熙元年庚申

春二月燕遣慕容垂守蠡臺

二月燕主雋卒太子暉立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兖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時燕朝多難自鄴以南道路斷塞故恪以垂守蠡臺地屬豫州

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春三月燕陷洛陽

燕吳王垂與太宰恪共攻洛陽克之執宋將軍沈勁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恪以慕容抗鎮金鏞以垂為都督荆揚洛徐兖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鎮魯陽有聲于梁楚

帝奔太和三年

戊辰

春二月秦苻廋以陝城降燕

丁卯五月太宰恪臨終謂燕主暉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初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王臧曰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况外寇不足憚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戊辰二月以暉弟中山王冲爲大司馬以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魏公庾以陝城降燕遣吳王垂及皇甫真牋勸之取燕垂謂真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城

四年比秋九月大司馬溫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

大司馬桓溫帥師伐燕燕主暉遣下邳王厲逆戰大敗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暉及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請擊之共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范陽王德等衆五萬拒溫九月德使將軍慕容宙爲前鋒與晉兵戰敗之溫自陸道奔還及于襄邑與德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

忍為也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于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曄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自范陽傍南山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間南還也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闔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復愛令楷之才皆厚禮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慕之王猛言于堅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從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五年燕建熙十一年庚午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

秦王猛帥眾伐燕請垂子令叅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乃令人詭傳垂語于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信之乃奔曄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慰勉之待之如舊冬十月王猛克鄴都燕主曄犇龍城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曄以歸

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曄遷于長安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于垂曰大王馮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連阨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復之始耶

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篲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丙子冬十二月慕容紹私謂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此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蹙相望兵疲于外民勞于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丁丑慕容農私言于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作矣圖識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垂累遷京兆尹進封泉州侯

孝武帝太元八年

癸未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冬十一月秦王堅

敗于

水肥走還長安

初戊寅春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諸軍攻襄陽使慕容垂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四月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己卯二月諸軍克襄陽癸未五月朝廷遣桓冲攻襄陽堅遣鉅鹿公戲與垂等救之戲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冲退屯沔南七月戲遣垂爲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八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朝臣皆不欲堅行獨垂與姚萇勸之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八月堅遣陽平公融與垂帥衆二十五萬爲前鋒慕容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

堅大衆齊發融攻拔壽陽垂拔勛城堅屯于陽

壽與晉都督謝石將軍謝玄戰于淝水秦兵大敗堅單騎走淮北諸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與慕容德冠軍行參軍趙秋及垂親黨多勸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秦平南將軍慕容暉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稍集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脫旬日之間然其雖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于堅曰北鄙之人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且龍鄴舊都陵廟

所在因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翼曰垂勇略過人世豪勇頃以避禍而來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臣見其往而下反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毛當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度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于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于座取丕垂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姜讓諫丕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侍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

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丕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伏之敝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奸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後已令氐兵五人為五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

蓋言丕使飛龍圖已故殺之也

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

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暉使毛當討斌鳳帥丁零之眾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陵雲臺戍克之癸未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疋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縣屬廣平故城在今肥鄉東北

九年^{乙酉}春正月燕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

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垂爲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洛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范陽王兄子楷爲太原王翟斌爲河南王其餘將佐封拜各有差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卽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曰家王以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自將攻破館陶_{縣屬魏郡今屬濮州}收其軍資器械遣蘭

漢段讚趙秋慕輿恠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驥等共推農為大將軍監統諸將承制封拜於是赴者相繼

垂聞而善之農間招庫傳官備於上黨車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

光烈將軍平馭及馭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備等皆應之間招遣

之也備等皆燕之舊臣故招之而應又遣蘭漢攻頓兵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

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辛卯越至列人西

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勝擊越前鋒破之越立柵自固向暮農鼓

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以木為先鋒帥壯士四

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

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

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

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言長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

官而授之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

平幼及其弟馭規亦帥眾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

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

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畫眾赴京師然後入鄴國家之業與秦求

為鄰好何故聞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

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

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

請送不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

劉氏曰垂燕餘也然受堅知遇之厚又奉命討羗反與羗合故

不書起兵書叛

二月燕王垂圍鄴燕擊秦枋頭館陶取之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

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縣屬鉅鹿

郡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

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

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

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眾燕王垂遣楷與紹討之

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

洽所以小異唯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

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師騎

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請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

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

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言足以繼慕容恪也

二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叛秦起兵于華陰自稱濟北王推垂為

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平陽太守慕容冲

亦叛秦起兵于平陽庫偁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為

安定王

秦苻定苻紹以信都高城降燕

秦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

山固安侯鑿守中山燕王垂遣樂浪王温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

四月丙辰遣大將軍麟益兵助之秦主堅召晞責之命晞以書招

論泓冲及垂晞密遣使謂泓曰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泓於

是改元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麟引兵西攻常山六月拔之苻亮
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冀州皆為燕有惟麟
苻丕守鄴而已

威聲大振留屯中山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二州之
眾以擊燕燕王垂遣平規擊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
敞兵敗規進據薊南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長安

秋七月燕殺丁零翟斌

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
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
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
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觀垂此言亦
有識量宜其
能興復
舊業也翟斌果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决隄潰水事覺垂

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北奔邯鄲引兵
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
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
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有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
從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楷與農帥騎追之及於下
邑楷與真戰為所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

八月燕王垂解圍趨新城

初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
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
得出冠軍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
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

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
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
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王求求救於
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
勝長驅進據唐城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
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
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
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
等起兵柏鄉以應與燕王垂遣大將隆與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
命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于襄國大破之興走至
廣阿遇慕容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
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
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時燕慕容興文慕輿子常時
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
奔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希奔翟真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封
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
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
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碣磔郭蒲據滑臺劉襲軍于河北進克黎陽
丕懼乃遣焦遠請救于玄玄遣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慕容農自信
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
真之從兄也十二月麟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駿奔翟真
十二月秦殺其新興侯慕容暉燕王垂復圍鄴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
路垂志在得鄴故開其走路所謂圍城爲之缺也焦達貝謝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
衆二萬救鄴

十年乙酉春正月燕將軍平規攻薊拔之燕遣將軍慕容麟屯信都温
屯中山

正月慕容冲僭號于阿房帶方王佐與平規共攻薊王永兵屢敗
二月末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衆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
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
承營觀察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農使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
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燕王垂
以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温

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懼

去就農至高邑以睦遠爲高陽太守叅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

歸趙北趙國以北也假署者權時以假板署置其官未以白燕王垂也二十餘人樂浪王温在中山

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温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

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

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

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温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温乃遣兵一

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官室欲迎垂都中山也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

劉撫于孫就柵孫就人姓名蓋立柵于黎陽界劉撫因屯焉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

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

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破而還

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卽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

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秋七月姚萇圍秦主堅于五將山執詣新平燕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北趣幽州燕王垂馳使勅幽州將平規曰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巖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癸酉翟戎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辛丑姚萇遣人縲堅于新平佛寺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帥衆如潞川張蚝王騰迎入晉陽知長安丕守遂稱帝

秋八月燕遣南中郎將慕容和守鄴

燕王垂以魯劭爲南中郎將鎮鄴遣慕容農出嶧嶮塞歷凡城趣龍城會兵討餘巖慕容隆自信都徇渤海清河麟擊渤海太守封

懿執之因守歷口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亮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定等皆為河北牧守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隆乃釋匡擊秦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遂降燕王垂殺之且屠其壘時燕將軍餘巖叛據令支而高句麗亦擊取遼東二郡燕王垂遣慕容農討巖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眾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二郡郝景之敗高句麗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燕王垂以農為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鎮平郭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流民至者數萬口

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守將王亮死之

慕容麟攻王亮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亮及苻鑑殺之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修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苻定復據信都以拒燕垂以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燕建興元丙戌春正月燕王垂稱皇帝

燕王垂稱皇帝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夏六月秦河北州郡復降于燕

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

苻謨苻亮等

去年苻定等皆背燕為秦

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垂

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王之德

垂此舉亦不失為厚

劉氏曰前書河北州郡復于秦不書燕河北於是復降于燕則書秦河北不以河北予燕也河北故燕土曷為不以予燕垂叛者也綱目書垂以叛固不得以河北予之矣

八月燕主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為尚書右僕射錄留臺
庚午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東徇平原丁零鮮于
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趙王麟自出討之
乃聲言至魯口夜回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燕等人吳深據
清河反垂攻之不克十二月乙酉垂攻吳深壘拔之垂單馬走垂
進屯聊城之逢關陂

十二年

丁亥

春正月燕寇東阿陷之

初燕太子洗馬溫詳奔晉以為濟北太守屯東阿燕主垂遣范陽
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碣磔以拒之
正月丁未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儒生烏合
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
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幼於碣磔西四十里濟河
隆以大衆陳於北岸溫攀溫楷果走趣城平幼追擊大破之詳夜
將妻子奔彭城其衆三萬餘戶皆降於燕垂以太原王楷為兖州
刺史鎮東阿初垂在長安秦主堅嘗與之交手語冗從僕射光祚
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手垂非久為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
燕取鄴祚與封孚等奔晉晉以為河北郡守詳敗俱詣燕軍降垂

見光祚流涕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為公猜忌吾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為中常侍

燕擊張願破之以慕容紹為青州刺史守歷城

初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安次縣屬廣陽新柵在魏郡界燕王

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屯祝阿之瓮

口祝阿今禹城縣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

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為患方深

願眾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闔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

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之二

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

至斗城願子龜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逆斬之隆徐進戰於瓮口

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青兗

徐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

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果如隆之所料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三月燕

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戡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閎各以郡附劉

顯

夏四月燕慕容柔等自長子歸于燕

時西燕慕容永稱帝於長子燕王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王上中興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

後合後典 卷一 四二八十八
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四月垂自
碣磔還中山柔等來自長子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
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
歸慈父也垂悅

五月燕使其太原王楷擊翟遼降之

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燕王垂曰遼以一城之
衆反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
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爲前鋒遼衆皆
燕趙人聞楷至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謝
降垂以遼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井陘人賈鮑
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宙以奇兵

出其外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惟遙鮑單馬走免垂

自黎陽還中山吳深殺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

勃海人張申據高城

在今滄州
鹽山縣南

以叛垂命樂浪王溫討之七月趙

王麟討王敏于上谷斬之

秋七月

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王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
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于彌澤又
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垂立劉顯弟
可泥爲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千餘落于中山

天台胡氏曰劉顯滅而拓跋氏彊矣爲慕容氏計者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

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明年正月遼遣司馬睦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

十三年

燕建興
三戊子

三月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爲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黃巾固燕主垂更以紹爲徐州刺史三月乙亥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秦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八月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深破之深走保繹幕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誥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九月張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十二月燕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谷口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壘共救之夜犯燕軍燕人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恐詐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徼幸一非素有約束能壹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莫爲用乘勢追之

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唯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
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以示
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

十四年巳春正月燕以慕容隆為幽州牧守龍城

燕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脩舉乃上表
曰臣頃因征即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
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
為侍中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
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隆錄留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
平幼為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平為司馬並兼留臺尚書隆因農
舊規脩而廣之遼碣遂安四月垂以長樂公盛鎮薊城脩繕舊宮

宮舊自龍城徙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

十六年辛卯夏五月魏王珪遣其弟觚如燕

庚寅六月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訥窮迫請
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中山庚寅六月魏王珪會麟於意辛

山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皆降於魏史言燕之七月賀訥

為劉衛辰所攻請降於魏徙之東境辛卯正月染干謀殺訥訥知
之舉兵相攻魏告於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

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六月甲辰麟
破賀訥於赤城擒之降其部落數萬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

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
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七月壬申垂如范陽魏王珪遣其弟觚獻

見於燕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十月壬辰垂還中山

十七年

壬辰

夏五月燕垂擊翟劄劄奔西燕

辛卯十月翟遼卒子劄代立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擊却之十二月戊申燕王垂如魯口壬辰二月壬寅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劄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劄進逼蘇康壘四月翟都南走滑臺劄求救於西燕王永謀於羣臣尚書郎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張騰曰垂彊劄弱何弊之承不如連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劄攝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六月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劄列

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沂流而上劄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劄聞之亟還攻鎮等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曰西津濟與鎮等攻擊大破之劄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農引兵掩擊獲其衆劄單騎奔長于西燕王永以爲東郡王歲餘謀反永殺之諸受翟氏官爵者皆降于燕垂各隨其才而用之劄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寅爲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氏七千餘戶於黎陽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鎮黎陽以崔蔭爲宙司馬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爲冀

州牧

天台胡氏曰垂用兵于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進而取之翟
釗則張疑兵于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
翟釗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

十八年^{癸巳}冬十月燕王垂擊西燕

燕王垂議伐西燕諸將曰垂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
也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垂曰
司徒意正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
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發中山次于鄴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
陽王續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
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于沙亭西燕王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

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守潞川十二月垂至鄴

十九年^{甲午}夏五月西燕王永及燕戰敗績

燕王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
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
王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
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眾萬餘人戍之垂頓軍鄴西南月
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歛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
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太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
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
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
軍還自將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眾降燕永誅其妻

子巳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于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僞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瓚等進取晉陽

秋八月燕王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王永

西燕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伐勤等開門納燕兵燕王垂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衆垂以并陽王瓚爲并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爲雍州刺史鎮長子永尚書僕射屈遵等皆隨才擢叙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十月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安南將軍尹國略地青交

農攻廩丘國攻陽城皆拔之高平泰山琅琊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軍臨海徧置守宰十一月農敗辟閭渾于龍水遂入臨淄十二月垂召農等還

二十年_{乙未}春正月燕遣使如秦

甲午冬秦王興遣使與燕結好乙未正月燕王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于秦遂自平原狩于廣川勃海長樂而歸

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五月甲戌燕王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極諫垂怒免湖官魏張袞言于魏王珪曰燕徂于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心宜羸

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里以避之
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
臨河造船爲濟具

之
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

二十一年

燕建興十一年丙申

春二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

上谷太子寶立

晉書載記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
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
清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
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塲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啟

斬飛龍而避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
魏驅駕英雄扣囊餘音摧五萬于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于黎陽
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禮宗僭僣斯備夫以重耳歸
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
椅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于東國任好餘
裕伊媿于西隣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
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
友冥符文武不陸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
佳虜矣熙乃地非與王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脫于匡牀玄妻之
姿見竒于鬚髮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雲之山飾土木
于驕心窮怨嗟于叢壤宗祀夷滅爲馮氏之驅焉

卮言曰慕容垂在本國時固已具戡亂安邦之略矣及避禍奔秦雖見容于秦王而王猛必欲殺之亦知其才之足以有爲也至于國亡家徙而識者又知垂之必復燕祚獨秦主不知耳乘秦之亂起圖恢復遂能并吞關東撫其舊衆繕修宮庭展謁廟社在秦爲叛臣在燕爲孝子矣且其東征西戰不自暇逸而招携納降禮士用賢均有君人之度者又其諸子皆善將兵舉無遺策斯僭國中
之人傑也使其得志于十年之前則其所就更有可觀拓跋雖強未易以乘其弊惟以慕年老兵間盡瘁以死而良臣猛將相繼物故其後卒受制于拓跋而見奪于馮氏也蓋若天所限云



